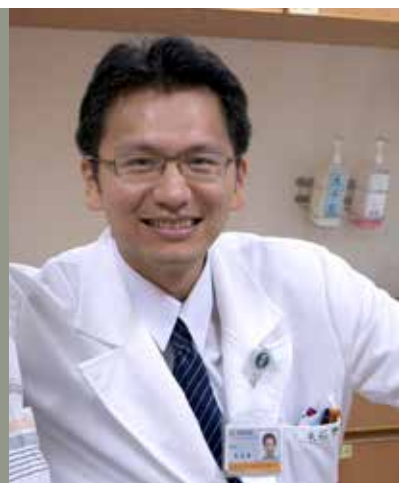


慈濟育我 願為人醫

口述 / 朱崧肇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一九七五年在桃園縣出生的我，念完臺北市的成功高中之後，第一年參加大學聯考、考上牙醫系。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如何做生涯規劃，加上家裡兩個哥哥分別是醫生和牙醫，其中一位還是第一屆慈青，在社會與父母的期待之下只能盡力衝刺第一志願，隔年的分數提高了些、考上慈濟醫學院（現為慈濟大學）醫學系。

入學前其實對於慈濟並沒有太大的期待，也並不了解「第一屆」所背負的使命為何，而是在進來之後才漸漸有所轉變。畢業之後留在花蓮慈濟醫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與血液腫瘤科次專科的訓練，五年前當上主治醫師之後，繼續就讀慈濟大學整合生理研究所碩士班，目前正在念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可以說是個「在慈濟環境中長大的孩子」。

當年的大一新生還沒入學前，男生都得上成功嶺接受軍事訓練，所以去精舍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每個人都是小平頭，還記得以前從未說過「阿彌陀佛」的我，開學那天至少講了二、三十次，還拿到一小盆「美國花生」的盆栽。

在一個全校只有一百五十位學生、全體住宿還得穿制服、門禁時間晚上九點半、沒有任何學長姊與社團的後山新學校，感覺大學比以前高中管得還要多，而且幾乎每天都有很大批的師兄姊來「關心」我們上課，覺得自己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任人觀看，這也就是學校的 BBS 站「草食動物園」名稱的由來。管得多、自然會有人反彈，在我們多次反應之後，我的懿德媽媽羽媽媽，她

同時也是學校生活輔導組的副組長，將門禁時間越來越延後，慢慢地，我也被懿德爸媽們無所求的付出所感動。然而我們依然持續表達自己的意見，用我們名為「嘉年華式的抗議」方式來爭取發言權。

大學生是需要被刺激的，而混合各系的住校政策更培養出我們的革命情誼，在當時沒有校內社團的情況之下，我往外跑到西部參加法政相關營隊，結識了許多朋友。那是個喜歡爭辯與衝撞的年歲，在學會了如何開會之後，便希望成立學生會，並希望藉此收取會費來舉辦活動；我也爭取參與獎懲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席次，希望能共同制定校規。不想穿制服的我們，當學校採取點名的強制措施時，甚至在某次的結業式、校長頒獎時，集體別著「抗議中」的牌子上臺。大學生基本上是不想被約束的，但是學校會告訴我們責任與承諾，入學簡章也很清楚地寫著有關於素食與制服的規定，我覺得無論當初是依父母的期望或是單純按分數排行而進來這裡，很重要的就是要為自己的選擇做負責，並忠於自己的選擇。

面對醫學系沈重的課業與大量的名詞記憶，特別是大體解剖課程，校方的做法是完整呈現大體老師的生平介紹，讓我們與大體老師的家人們見面、瞭解老師的過去，以及他為什麼願意捐出大



■ 朱崧肇（後排左二）大學時期與同班同學以及班上的兩位慈誠爸爸合影。當時他的班級慈誠爸爸為現在慈院家醫科王英偉主任（後排左一）以及曾擔任花蓮慈院副院長、現服務於臺北慈院腸胃內科的林憲宏醫師（後排右一）。（朱崧肇醫師提供）

體，當我們正式上課時，已經不再感覺只是接觸一具冰冷的遺體。在不斷地接受慈濟人文的同時，或許自己沒有感覺，但是他人都能夠感受得到，懿德媽媽一直無所求的陪伴，正是利他精神的展現。當工作與環境遇上挫折時，慈濟的力量是很正面的。很多學弟妹問過我，畢業後該不該留在慈濟醫療體系工作？我都會鼓勵他們，如果你真的很有熱情、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就應該到你認為可以學習更多或成長更多的地方去，帶著這股熱情、帶著慈濟人的氣質去往你要的地方發展。從慈濟環境長大的人，在職場上比較好相處，而且比較不會推卸責任；比別人更有禮貌但並非表面工夫，老師會感受到、自然便會教你更多。

社會對於慈濟醫療普遍有著正面印象，所以看來很小的事情也會被放大、被鼓勵，二〇〇七年我被健保局選為「全國優良事蹟醫護人員」，背後的故事其實很單純。剛升任主治醫師時，有一天急診室送來了一位路倒的原住民醉漢，當時的他全身都是腫瘤，找不到親人可以聯繫。那天其實並不是我值班，但我的老師拍拍我的肩膀說：「這個病人就交給你照顧了。」原本的我遇到這種狀況不佳的病人，心想「怎麼會給我？」又不是我該負責的。但心裡念頭一轉，醫療的本質就是要做功德，於是我開始嘗試去解決他的問題，聯絡社服室、尋找他的家屬。起初無法聯繫上時，

■ 朱崧肇醫師為慈濟醫學院第一屆的畢業生，畢業典禮上由證嚴上人親自撥穗。（朱崧肇醫師提供）



便幫他做決定、開始治療；後來找到家屬了，卻因為病人沒有健保、獨身未婚、之前在西部工作不順就回鄉酗酒而與家人疏遠，心想要幫就幫到底，請志工協助將欠繳保費以分期的方式還款，恢復他的健保身分。與他的家屬開始互動時，他們一致覺得該病患是顆燙手山芋，擔心他的醫療費用無力負擔。在看到慈濟社工、志工與醫師們願意幫忙承擔照顧他的責任，才慢慢卸下心防去接納；雖然最後這位病人還是不幸往生，這段過程能夠為其家人所接受，同時也懷著感恩的心陪伴他離開。成就一個人圓滿地過一生而不留遺憾，即使外界看來很特別，在慈濟世界裡的人認為這只是舉手之勞。

如果重返十七年前再讓我選擇，我不會後悔選擇念醫學系，因為能夠直接幫忙病人，面對挑戰並獲得回饋；同時我也一樣會選擇慈濟大學，因為小學校才能促使我們發展更多可能。在慈濟醫療體系內，一樣能與許多國外的教授合作發表論文，只要你願意學習、願意為病人付出，他們就會把技術交給你，好讓你救治更多的當地病患。終身學習是很重要的，靜思語說：「任何事都是從一個決心一粒種子開始」，只要持續進修、廣結好緣，機會及運氣會留給有準備的人。🌱（整理／沈健民）



■ 經過十七年的栽培，朱崧肇醫師現在已經是慈濟醫院成熟的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並曾獲健保局選為「全國優良事蹟醫護人員」。攝影／李玉如